

## 黄宾虹与笔墨问题

Huang Binhong and the Chinese Painting Issue

2006年9月19日，由关山月美术馆与浙江省博物馆联合主办的20世纪中国美术研究系列学术专题展“高标自立——黄宾虹画展”在关山月美术馆开幕。

在20世纪的中国美术史上，黄宾虹是一位卓越的艺术大师，他在崇尚“中西融合”、“变革传统”的时代背景下，坚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注重诗、书、画、印的全面兼修，同时还研究画史、画论以及金石学和文字学等。他以对“内美”的潜心追求和质朴浑厚的艺术风格将传统山水画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为了与展览相呼应，“关山月美术馆第一届学术论坛”同期开讲。

## 1. 历史语境、国学思想与去玄学化

学术策划郎绍君就论坛的选题、思路和学术目标作了简要陈述，并批评了“笔墨为零”的提法，认为笔墨的地位和价值本身并不是问题。他提醒人们注意黄宾虹绘画艺术和理论中自相矛盾的现象，看到黄宾虹的绘画实践、理论及其学术交往的局限性，要防止黄宾虹研究的玄学化趋向。

洪再新就“笔墨在中国文人画与日本南画复兴中的意义”进行了论述。洪再新通过一个特定的跨文化语境展开论述，生动地揭示了日本南画同中国文人画之间相互渗透的关系。

北京画院美术馆馆长尚辉发言的主题是“20世纪初海上文化对于确立黄宾虹艺术思想的影响”。尚辉试图追溯历史的情境，在中西文化撞击的大背景下，探讨黄宾虹国学思想的成因。他认为，黄宾虹的艺术成就，在于他对中国画最根本的笔墨语言百科全书式的贡献，在某种意义上，黄宾虹是20世纪中国美术本体论最早的觉悟者。

薛永年先生就“黄宾虹笔墨理论与实践的历史地位和当代意义”这一论题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他认为黄宾虹的笔墨理论和实践的当下意义，就是文化的自觉。这对于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语境下和人民对绘画需要多样化的情况下，怎样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解决既为发展中国画艺术吸收新机，又保持民族文化身份，提供了深刻的启

示。

## 2. 笔墨本体、语言与情感

范景中先生深刻阐述了“《芥子园画传》与中国笔墨艺术发展”的问题。范景中就中国画家始习终弃芥子园的这一程式化现象提出了学术思考。同时，他论述了历史研究的复杂性，由于史料的模糊与缺失，我们的研究对象存在很多空白和盲点，如果用主观联想去填补是非常危险的。

黄宾虹研究专家王中秀则谈“黄宾虹绘画中的点以及虚实在黄宾虹笔墨观中的价值”。他认为，点，在黄宾虹论画与创作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接着谈到黄宾虹对西学的研究，他认为黄宾虹《虚与实》里说“欧人以不齐弧三角为美术”，将之归于“虚”的范畴，指的就是格式特心理学的研究成果。

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研究员华天雪的发言主题是“徐悲鸿的改良笔墨”。她将“徐悲鸿的笔墨”概括为对传统笔墨的选择和改造以及把素描融入笔墨两点。徐悲鸿与黄宾虹在笔墨上的距离，主要表现在笔墨观念、形态和获得方式三个方面。但在中国画这个大范畴之内，二人的距离并不遥远。

关山月美术馆艺术总监陈湘波则谈他对“黄宾虹绘画的笔墨解读”。陈湘波认为“五笔七墨”法在中国画学的理论上是立足在“变”字上，而且通过强调以字入画，以点为元素，以渍墨作统率，以“积点成线”的方式，不但解决了“笔”与“墨”的矛盾，而且在整个画面的点的经营中，使得其“笔墨”特立独行。

此外中国艺术研究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孟繁玮对黄宾虹山水画中墨法的独到之处进行了细致的探讨。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丘挺从黄宾虹对金石、钟鼎的体悟分析了黄宾虹绘画的用笔特征。绍兴文理学院教师张晨风则力图寻找其山水画中笔墨成就与花鸟画的联系。浙江大学中国艺术研究所博士贺文荣对黄宾虹的“勾古画稿”进行了精彩的论述。

## 3. 文化身份、传承与创新

论坛的学术策划、上海书画出版社总编辑、博士生导师卢辅圣先生认为，经过历史的过滤，我们已经能够心平气和地来正视笔墨问题了，可以把它还原成一个学术问题，而非其他，这是我们今后研究工作的一个基点。黄宾虹的画尤其是晚年变法以后的画，具有高度自恋以后的形式上的纯粹性。但这样的一种形式又保持着鲜明的东方艺术特征，我们的任务就是深入进去，开发它的丰富内涵。

对于黄宾虹艺术进行深入、持续地研究，是当代中国美术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关山月美术馆能够举办这一课题的研讨会，对于进一步明确自身的学术定位，加强美术馆的学术建设，将产生十分积极的影响。它对于20世纪中国美术史的研究，包括黄宾虹艺术的研究，对于深圳这个年轻的城市，对正在进行创新实验的水墨艺术和各项美术研究活动来讲，有十分重要的启示和特别的意义。

## 三、四方沙龙学术讲座：“变而愈化知所本——黄宾虹晚年艺术赏析”

9月23日，关山月美术馆“四方沙龙”举行了题为“变而愈化知所本——黄宾虹晚年艺术赏析”的学术讲座。浙江省博物馆研究员骆坚群女士重点介绍了黄宾虹晚年笔墨变法的意义和价值。她从黄宾虹先生70岁前后的创作特点开始，阐述了其创作从理论到技法的变法准备，以及后来变法的契机，并讲述了变法期间的种种实验，最后归纳总结黄宾虹艺术的意义所在。

正如与会的专家们所说，今天，我们可以过滤掉一些主观因素、情感因素的干扰，正视历史研究的严谨性与复杂性，以更开放的视野、更求真务实的学风，对二十世纪中国美术这一庞大课题进行个案式研究。关山月美术馆希望构建一个探讨与交流的平台，以主题展览与论坛为依托，将这一课题的研究做深、做细；同时也希望在专业学术研究与提升大众审美素质之间搭建一座沟通的桥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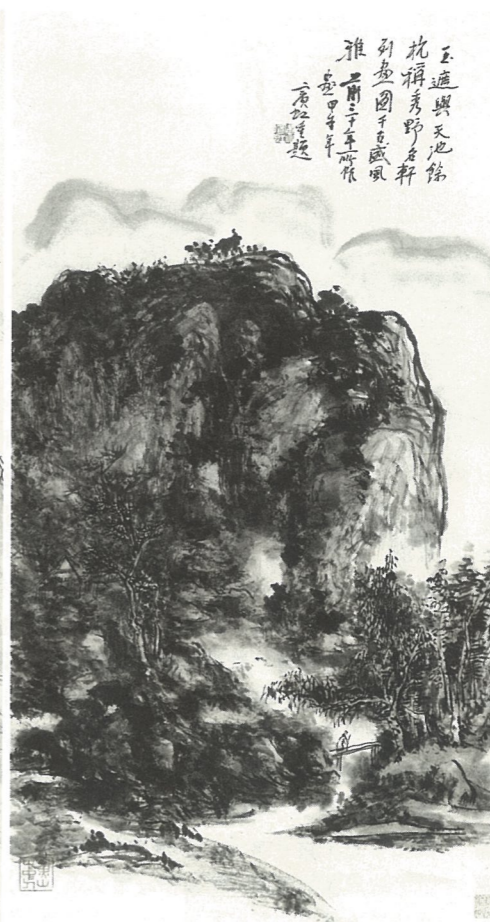
## 黄宾虹与《芥子园画传》

◎范景中 Fan Jingzh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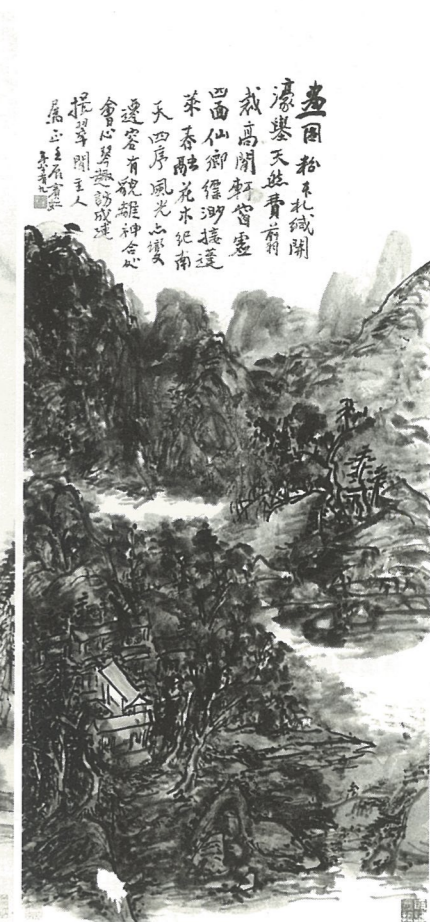
## Huang Binhong and 'The Tao of Painting'



山水轴



溪桥策杖图轴



设色山水轴

不久前跟殷双喜教授聊天，他告诉我一件有趣的事，有座美院考试，考卷太多了，一个大礼堂都放满了考卷，这些老师猫腰直起来，再猫腰再直起来，看得不耐烦了，就对雇来挑画的人指着说，挑这个，挑杆就依旨行事，说挑哪个就挑哪个，最后挑杆的就知道考官的意图了，问：是不是这个？考官说是，就挑起来，结果挑杆的变成裁判员了，他们知道哪些东西合适。我觉得自己也像一个挑杆的，在座的诸位都是考官，我也是看你们的脸色行事，是不是这个？你们说是，我就说是，我今天讲黄宾虹的笔墨，也有点这个味道。作为一个挑杆的，先挑一次杆。为什么想挑这个杆？

因为去年做过一个讲座，讲陆俨少先生对黄宾虹的批评，很多人问我，你是不是对黄宾虹反感，你在批评他。我说不是，我讲史料的运用，其中一个意图，想要说明，对于黄宾虹的研究我们不能用郎绍君先生批评的那种玄学的语言来谈，这是第一个意思。

另外一个意思是说历史研究的复杂性。我们看一个人，应该把他看成是一个人，而不应该看得像一个神。我今天讲黄宾虹与《芥子园》，也还是重复这种意思。

我们先从很具体的历史史料入手。先回到1922年6月13日，黄宾虹年谱的作者王中秀先生记载了这一天发生的事情，邻里起火了，正好黄宾虹不在家，宋若婴夫人抱

起了襁褓中的映宇，将藏有金银质古玺的箱子交给女佣，等邻居家火熄灭以后，这个箱子已经无影无踪了，黄宾虹归来以后非常懊恼，为什么懊恼？因为在这之前，黄宾虹有一个计划，他很想把他收藏的印，编成一个印谱出版。他在这之前，跟一些收藏家，沈曾植、张丹斧、袁寒云、邹安、吴隐这些人，经常交换玺印。他想在这上面作一番研究，结果给丢了。讲这件事，是想引出一封还没有发表的信，这就是他给胡朴安先生的一封信，我们知道，胡朴安是黄宾虹的老乡，也是安徽人，他自己早年参加过同盟会，也是南社的社员。如果我们研究近代女子运动，也应该跟他有关系，他在女性问题上，做过不少工作。黄宾虹给他的一封信